

乡土文学

溪儿沟

王福林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溪儿沟

王福林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以它特有的鲜活水灵的语言，细腻动人地描写了溪儿沟风俗、野山趣闻、小街轶事、男女欢爱、猎人传奇、尼庵青灯……象一幅幅精美的绣屏彩绘，令人目接不暇，回肠荡气。

一个古老的小镇，省界穿街而过。两种方言，两种风俗，即和谐相处，又啼笑皆非。一群年轻的“贩子”闯了进来，死水掀起大波，现代化的音响在这里回荡，于是，小镇上的风流事层出不穷，件件耐人寻味。这帮男女性格迥异，追求不一，在这场变革中，各有喜忧，各领风骚。

一道山溪飞瀑，可折射出大潮的色彩；一部小镇故事，可领略世态变化、风云变幻。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溪儿沟

王福林 著

责任编辑 李明性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山西忻州地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47 千字

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ISBN7-80538-008-2/I·6

定价 16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(9)

他告诉湖北男将们，两省女人，两种味道。安徽女人一身野菊花香，湖北女人一般萝卜花味。湖北佬不信，几个大胆男将，跑去假安徽婆娘；也有安徽汉子跑去睡湖北女将。两边都尝过，说，味道果真不一样。

第二章 (27)

喝茶的客家弯腰搁茶碗时，从小女将敞开的衣领里，看到秀美的脖子，和一块神秘的、圣洁的胸脯，魂都飞了。原以来还有更好的东西可看，谁知这小女将跟山里妹子不同，系着乳罩，好东西躲起来了，只露出微隆的一圈边儿，饿死你！

第三章 (42)

“三哥那种人，少惹为妙。你贩几粒米，山人要吃饭，正正经经的。他呢，有人讲他出牢不久就发了横财，专门卖女人穿的花裙子。听说还弄了外国的避孕药，高价卖给小男女做开味事体……唉，一个六尺汉子，不去打老虎，却管起女人两腿中的事情……人家开味不开味，活活忙煞了他！唉，莫谈他！”

第四章..... (54)

吉公安，我张全有生做七尺男儿，死为千秋雄鬼，不会跑的，上铐免了吧？大街上看见熟人难为情。他说，你是万字号，案子很重，要服法！我反而好笑，说，吉公安，我张全有不就贩了四条牛，三十九条月经带吗？有条牛跟你小舅子合伙贩的。月经带，一次就送你夫人五条，她夸蛮好用……”

第五章..... (75)

从他年轻时，一夜偷两个省的女人、贩光皮油作坊讲起，顺藤顺根往下数落，一直讲到他去年把她箱子里的鞋面布偷给“胖货”——鬼都怕她这张嘴。这个家，女将坐天下，果真“如今女将翻了身”，翻到他石根山头上去了。

第六章..... (106)

张全有贴近大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大哥，今夜我领你去看养汉的婆娘。”“风流不风流，会唱情歌吗？”“屁！胖巴巴的一座肉山。”“缺乏魅力。”“老怪物了，靠养汉子供养两个儿。她的女儿长得蛮灵秀，可惜长在石头缝里，年龄也嫩了些。”

第七章..... (137)

无意间，瞥见小玉裙子里的大腿根。肌肤润泽、丰美、细白、水竹膜似的。他甚至看见了肌肤上微微发青的毛血管。啊，神秘的人类发源地！

母性的温暖的海洋。他的呼吸浊重了，两眼眩晕，血液能点灯。他被这美好而神秘的发现，刺激得苦不堪言。

第八章 (160)

他的意识在迟纯地流动。他似乎也清楚，这不是圣地，而是一个完全成熟了的女体，挑逗他燃出蓝色火焰的女体……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一个赤裸的，冰凉的，柔嫩的，颤抖的躯体，怯生生地钻进被窝，贴住他的身子。接着，疯狂地压住了他。他伸出双臂，把那躯体搂住了，再也不愿放开……

第九章 (204)

丛三妹的丹凤眼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，暖暖的身子，娇憨地压住他，不许他下地。“放开，三妹，我要去找大哥。”“大哥恐怕早困了呢。”“没，他是夜游神。”“明天再去，好全有哥哥。”丛三妹乞求地说。她已脱去衣裤，半裸着身子在张全有身边躺下，伸出一条圆润的胳膊，勾住他的颈脖。牙齿轻轻地、轻轻地咬他的嘴唇。

第十章 (231)

石家小女将野得可以放到山上去吃草，天天夜晚，脱光衣裤，赤条条躺在床上，叉开手脚，肚皮给贩子们当桌子打扑克，难怪咚咚响。她若不在，就换女工商上床。反正，扑克桌是女将的肚皮，铁定，芭茅街来了这帮野种，日头都染黑

了。

第十一章..... (274)

张全有看着她死灰死灰的脸，毛有悚然，心里连连说：“三妹，下次再也不让你生了，不让你生了。你太苦，太苦。”他跳上床去，把丛三妹抱在怀里，让她搂住他的颈脖用劲。丛三妹没搂她，手指一阵痉挛，抓住床档，身子井绳般扭曲着。“啪”，床档断了，仍抓在她手里。

第一章

他告诉湖北男将们，两省女人，两种味道。安徽女人一身野菊花香，湖北女人一般萝卜花味。湖北佬不信，几个大胆男将，跑去偈安徽婆娘；也有安徽汉子跑去睡湖北女将。两边都尝过，说，味道果真不一样。

脚下这条路，算得野林中的路王，早先称为官道。官道宽约三尺，七弯八曲，沟壑处架起石桥。尽管强人们天天在官道上施展手段，却不知这官道从何处来，要往哪里去。走一段算一段吧，不走的地方，就管他娘的，懒得追寻根底！记不得几百年前，还是几千年前，清静的官道上突然涌起人潮，刀兵数万，族旗遮天蔽日。刀兵走着走着，一下子不见了，仿佛化为天上白云，随风飘到别处去了。强人惊奇不已，疑是阴兵。后来才明白，那支刀兵实在是活人活马，真刀真剑——因为数日后，官道上又涌起人潮，刀兵无数，剑戟如林，密得看不见日头，且一路敲打得胜鼓，吓得林中窜出几头豹，几只虎。一问，才知是追杀前几日那支刀兵的。无奈那支刀兵来得快，消得也快，好比雨后山溪，日头露脸，就干了过河石，全然不见雨的踪影……

自后，官道就清冷了。

或三五日，或八九日，路边暴出一具尸，扁担箩筐俱在，鸡公车也在，只是不见了货物财宝。脚伕丢了命，主家损了财——那是强人们的手段。

偶尔，官道上也出现一两顶花轿，时从路东来，时从路西来。花轿里坐着官家的小娘子，自然清白而又端庄。花轿一颠一颠的，颠得小姐子要困。陡地一声虎啸，小娘子惊醒了，睁开眼，只见眼前一片绿荫，一片白云，一挂瀑布，几支秀峰，猴儿吊在青藤上，蛮快活地朝小娘子伸手讨吃食……强人把花轿拦下了。官家的小娘子娥眉弯弯，肉色细白。官家困得，者子也困得。他们将小娘子逮进猪狗般的窝棚里，教她们剥野猪皮，教她们用豪猪刺分头迹，教她们用指甲花的红汁搽脸，再教她们多多吃苦，多多生儿养女。小娘子失了贞操，照例是要哭嚎的，照例是要寻死寻活的。不过，并不曾真的死去一个。日子久了，官家娘子也野了，叫强人到官道上去，多多拦截别的花轿，多多捉几个女子来给她做使女……

自后，官道荒芜了，芭茅割路人的颈。

这官道，顺着溪儿沟，蛇般蠕上龙尾岭，再蛇般蠕向九龙峰。云涌来，洗去官道痕迹，谁也不知蠕上峰顶没有。不过，在龙尾岭上，官道分成两股，一股往东，一股往西。

龙尾岭上出现两排木屋，夹住官道。

周氏两兄弟，不知是良家子弟，还是外来的强人，他们花费许多蛮力气，不声不响地把木屋盖起来了，东一排，西一排，中间距离一丈，供脚伕行走。两头安着厚重的大门，门一天，收脚伕的脚皮银。两旁悬崖绝壁，鸟都飞不过去，这脚皮银非交不可……不知从哪个寺里跑出两个青衣小尼姑，在木屋里打住脚，讨口茶吃。周氏兄弟留下了她们，数月后，青衣小尼的头发尺许长，周大搂一个，用二楼一个，都得到许多快活。男男女女快活地种五谷杂粮，快活地生养儿女。据说，梁上松是他们传下的人种，儿女一个接一个地从娘肚皮里爬出来，木屋不够住，一间挨一间往前添，久而久之，添得半里路长了，有百十人丁了。

路人称为芭茅街。

周氏后裔也许被强人杀多了，也许举族搬迁了，街上的人种渐渐杂乱起来，且质量低劣，身高超过四尺者，寥寥无几。蛤蟆、湖蟹、虾王，形形色色，宗宗都不缺。杂姓四十八代，代化没人识得字，代代没人吃军粮。清朝不募他们的兵，军阀不抓他们的丁，民国抓走几个又放了回来——他们痠痠疤疤，痴痴憨憨，懵懵木木，不象兵！

如今活得颇有身份的丛人杰，是芭茅街上头一个吃军饷的人，所以，在街中行走，很有几分威风。他除了穿黑皮鞋，戴电子表，还学得半口侗腔侗调，将赤身裸体在街人面前洗澡的阿伧女人，称为“我的家属”。街人叫惯了堂客，一听家属，莫不捂鼻嗤笑。

这地方，难得热闹一回。

街人里面年纪大的，记得最热闹的要算这么回事，五十多年前，从云里雾里跳出一支跟叫花子差不多的大兵，穿五色杂衣，驮冲蒿、大刀、土铳、猎枪，亡命地从街中间窜过，朝九龙峰跑。后面追来一支钢枪钢炮的灰衣兵，要杀他们。谁知叫花子兵转眼不见，晃如化为水汽，上天了。灰衣兵的长官，疑心又碰上了阴兵，吓得大病一场……从那后，芭茅街上虽然常有各种大兵走动，但几乎没打过仗，相处得十分太平。

街人活得糊里糊涂，全然不知为什么而活着，如何活得象个人。他们只求肚子饱，身上暖，有几个儿女，有一副杉木棺板，亦知足。知足便常乐，认定天下最好的地方，就是芭茅街。若请他们出去做官，断断请不出去的，仿佛离街一脚，外面的风也会吃掉他们。他们住在芭茅街，居然不知街属哪郡哪州管辖。直到民国初年绘地图，街头架起几只三脚架子，几个服输先生瞄瞄望望，指指点点，忙了好几天，街人这才悟出，龙尾岭上的芭茅街，盖得极妙，街心的官道是分水岭，街东属湖北地盘，街西属安徽地域。

原来周氏两兄弟，霸住两个省。

街人很是快活了一阵，激动了一阵。你站街东，我站街西，我喊你湖北佬，你喊我安徽佬，喊喊，忍禁不住，捧腹大笑。觉得实在新鲜。时间一久，两边街人各学得本省的许多行话。安徽佬取笑湖北佬：“天上九头鸟，地上湖北佬，没个善种。”湖北佬以牙还牙：“安徽佬吃死蛇，不管臭不臭，图个滋补。”说说，又是一笑。一切都在无形中变化：生活习惯，政策法规，民情乡俗，包括口语……安徽街人讲话，舌头伸直，喘声喘气；湖北街人把舌头往回卷，尖声尖调，如同女子花腔。东西两街对话，如若速度快了，得花钱请翻译。各自的生活用语，也在不断翻新。比如，早先共同使用的词汇“男人，女人”，湖北佬改为“男将，女将”；安徽佬改为“汉子，婆娘。”开始这么称呼，颇觉得好笑。日子久了，便笑不起。再久而久之，东西两条街渐渐生分了，街人见面，点点头，算得客气。不然，扭过脸去，如同路人……

两边街人相互提防对方。

湖北街上住进一个排的灰衣兵。兵们要吃要喝要女人，都在寻半爿街上找。湖北佬活活坑死了，希望兵们到安徽街上住几日，或从安徽街抢两个女子来，减轻他们的负担。兵们说：“安徽不是我们的地盘，去不得！”湖北佬见安徽佬活得蛮松闲，巴不得安徽街上也住进几十个大兵，寻安徽佬要吃要喝要女人！安徽的兵是叫花子兵，在里林里躲着，不肯住大街。湖北佬无奈，只得派人暗中与安徽的叫花子兵联系，求他们把灰衣兵撵走。安徽街人见湖北佬被灰衣兵弄得家破人亡，心不下忍，便送些粗食布衣给叫花子兵，求他们为湖北兄弟出把力。叫花子兵说：“我们目前还没力量打败他们。等到全国解放，灰衣兵自灭。”两边的兵，从不穿越那条小街。一过街，便可动刀、动枪，可打、可杀。

一丈宽的街，俨然成了国界。

不过，街人照旧可以自由往来。

石根山年轻时不好酒，不贪烟，单单欢喜闻女人身上的气味。上半夜，他在湖北街上打麻将。下半夜，摸到安徽去嫖丛人杰的娘。那时还没丛人杰。香儿生得白胖。她家汉子常年在外狂嫖滥赌，把她扔在家里不闻不问，活生生的寡着。石根山从她身上得到许多乐处。人离不开香儿，心更离不开香儿。天麻亮时，他又一手拧着裤子回到湖经街，陪自己的女将困场回笼觉。他告诉湖北男将们，两省女人，两种味道。安徽女人一身野菊花香，湖北女人一般萝卜花味。湖北佬不信，几个大胆男将，跑去假安徽婆娘；也有安徽汉子跑去睡湖北女将。两边都尝过，说，味道果真不一样。于是，男人们欢喜嗅野菊花香的，娶安徽女子为妻；欢喜闻萝卜花味的，讨湖北女将做堂客……

一街两乡风。

两种乡风，常常演绎为两大阵容。

安徽佬不用听哨子出工了，各自驮着锄头，去挖政府分给他们的麻砂地。五谷红芋，种也罢，不种也罢，无人管，无人问。湖北街上，当天站出竹竿大的标语：“坚决抵制安徽的右倾翻案风，单干风！”生产队长率数十街民，游行三十五分钟，以示义愤。尔后不久，湖北街上有人开起豆腐店，兼炸油条。安徽佬也不甘示弱，贴出标语：“坚决跟湖北的资本主义对着干！”丛人杰主张率若干男丁，去砸豆腐店，把店里的油条吃个精光，幸亏多数街人不依，才免去一场干戈争斗。

白日里，两边街人站在屋檐下对骂。

“你们安徽的三自一包，是黑货！”

“你们湖北的责任制，是毒草！”

天黑下来了，夜的轻纱笼罩一切。白日里咬牙切齿的对骂，成为晚饭桌上的笑话。等娃儿们困着了，犬不叫了，两边街人趁着夜色友好往来，穿梭般走动，相互商谈以女换媳，攀亲结戚；相互接济油盐茶米。黑暗中，又相互叹起气来：

“你们安徽好哦，自己当谷神！”

“你们湖北的省长大人添寿加福，准许私人开店挣钱！”

接下来，便是相互安慰、勉励：

“你们安徽迟早也会开店的。”

“不出今年，你们湖北也会分田的。”

白天和黑夜，是两个世界。

白天做鬼，黑夜做人。

石根山也是花甲过顶的人了，腰哈背驼的。一根八股绳往裤腰间一勒，把年轻时的轻浮勒得不显水痕。他嗜酒如命，烟筒不离手，并一日日地怕起自家的老女将来，胆怯中裹藏着几分仇恨。

每当受到老女将的挖苦、奚落，石根山不由越发贪恋安徽街上的胖婆娘。趁自家老女将关门泡脚，他卖个马虎眼，溜进丛人杰的家。灯光下，老眼里溢出几分情意，默默注视着香儿。香儿人老珠黄，但依旧白胖，眼睑垂落得令人恨那肉囊太松弛，没个托劲。圆圆的双下巴瘀在衣领外，隆隆如一座肉山。白花的头发，梳成一饼光滑滑的巴巴髻，用真丝网兜罩住，横插一枝玉簪。黑哑呢的直口鞋上，绣两朵素雅的兰草——早先该是何等惹人的一个风骚娘们啊，难怪石根山恋她。

他俩坐在一只暖桶里。

香儿递过烟筒去，不无爱怜地看看石根山的满足脸蜘蛛纹，有点伤感。这矮脚鬼在年轻时，脸上四季拱着蛤蟆蜜呢，油光光的。手脚也大方，舍得在她身上花钱。为了嗅她的野菊花香味，好生生的一座皮油作坊，活活败在他手上。败了，又去卖自家女将的金银首饰。总是半夜来，五更天走，比鸡啼还准时。她若不催，断断不肯起身。记得有天深夜，街上的犬叫得发疯。她碰碰躺在身边的石根山，神魂不定地说：

“你听，好象有脚板响……”

“不关我的事。”

“快起窝，怕是捉丁来了。”

“是你们安徽的队伍吧？”

“他们见人就捉，不管你是哪方人。”

“莫急吵！”石根山撑起身子，将床头的灯盏拧大，从暖壶桶里泣出半碗隔夜茶，咕咕漱几口，又咕咕喝几口，拍拍婆娘的大腿，在婆娘的乳峰上咬一口，又挨着婆娘躺下，赖着不出被窝。

香儿急不过，把他往床下推：

“你不想活命了？”

“再困一会……”他抱住香儿。

“二天困不得？”

“二天有二天的福份。”石根山忙得气喘嘘嘘，哪怕一只恶犬扑上来，也拖不下他。今天的福份不好好消受，白花几枚银钱，对不住自己。野菊花的香味不闻够，不走！犬叫声近了，脚板响越发的急。他的气喘得均匀了一些，仍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
香儿急得呜呜地哭泣。昨日半夜，捉伢子的保安队在安徽婆娘身上，拖走了一个湖北男将啊。她把暖暖的身子扭过一边去：

“人，明夜不收你的钱了……”

石根山这才爬起身，目光吃住香儿赤裸的上身，讨好地笑，要给她穿小衣。香儿不许，又推他一掌。犬叫声到了门口，脚板响在屋角头。石根山知道，再不走，就要丢一条命。他提起裤子，拉开大门，几脚跳过丈把宽的街面，到了自家的屋檐下。捉伢子的保安队刚好走到香儿门口。火把里映着几张黑黑的脸。石根山盘坐在门槛上，一瓣一瓣地吐瓜子壳，笑问保安队：

“夜好长呀，到我们湖北来吃儿粒瓜子消消夜，好啵？”

言毕，伸出巴掌。掌心托着几粒瓜子。

保安队骂着野话，扫兴离去。

等保安队的脚板声走远，石根山的瓜子正好嗑完，见三星刚刚冒头，估计抓紧时间还可困一个时辰，又悠哉闲哉踱到安徽未，敲敲胖婆娘的窗棂，喊道：

“香姐子，麻利开门，外头冷呢！”

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何等蚀人啊！

如今，都老了，再也疯不起，即使心想疯，人却疯不动。何况，共和国的法令，容不得多吃多占的不法行为。能跟老相好坐在一只火桶里，谈谈心，碰碰腿，相互装几筒黄烟，也算人生一大乐趣。

良久，石根山嘴里吐出一句话：

“我家小玉二十五了，还寡着……”

“她眼皮抬得太高。”香儿说。

“可不是？嫁了三家，还没成个窝。”

“人呐，不是我讲你，你家小女将不没规矩了，没调教好。”香儿碰了碰石根山的大腿，“生在芭茅街，却长出颗洋心，总想到城里去享福。街上的汉子男将，未必一个都不中她的意？当初，你不该由着她的性子，更不该送她到镇上去念书……反正迟了，再调教，也调教不过来。宠儿一时，误儿一世呐！”

“我几时宠她？老女将护住了她呢！”

香儿淡淡一笑，嘘出一口烟雾：

“你若不嫌弃，我家人杰也二十一了……”

“两家接着往下亲？”

“正是哩，配成一对。”

“好哦！”石根山大喜。

“就怕小玉又挑食……”香儿忧郁地说。

“人杰哪里配不上她？她挑？人杰不挑她就算上上大吉。香姐子，她又不是黄花女，过三家的门了，亏也吃了，不会挑的……”